



旧版《七十二家房客》饰演“小皮匠”。

我就做加法，把正宗的苏州话，再加上当地的俚语俗语、当时的流行语，通通加进去，观众听了觉得丰富、过瘾；回到上海演出，去掉俚语俗语，只讲标准苏州话，观众听得懂，笑得神经就能被拨动；等到离开江浙沪了，继续做减法，务必要让观众听懂，听懂是共鸣的前提。”

除了逛街听取乡音一片，王汝刚还有两大爱好：一是交朋友。“从专家学者到平头百姓，三教九流都有。我一直相信‘高手在民间’，各行各业的专家都有他们的法宝，上台演出的时候，他们的灵气好像也会附身在我身上一样，让我可以把人物塑造得栩栩如生。”演《复兴之光》的时候，王汝刚饰演的“阿福”需要从十几岁小孩一直演到百岁老人，“老人的形态、声音，靠自己想象是演不好的，我就去养老院拜访百岁老人，观察他们的语气神态，回来用‘形体造型’‘声音造型’的方法加以再现”。很多成功的角色，都是王汝刚经由这样的交往打磨而成。有一次为了塑造滑稽戏《明媒“争”娶》里一个“关亡”的媒婆形象，他甚至自己跑到浦东去找跳大神的神婆来观察她的一举一动。

另一个爱好也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启发了王汝刚的表演——他是国画爱好者，与国画大师程十发、戴敦邦交好，还被程老亲切地称为“我的一位不学画的学生”。虽然自己不画，但王汝刚非常喜欢看别人画：“看大师画山水、大写意的时候，泼墨如云，随意几笔，淋漓尽致；需要‘收’着的时候，又会惜墨如金，用最少的笔触去为画面留白，赋予更广阔的内涵。”他觉得这和滑稽戏的抖包袱很是相像，“该出噱头的地方就要



新版《七十二家房客》饰演“炳根”。

泼墨如云，毫不吝惜；可是对于有些过犹不及的噱头，却要懂得收敛，晓得惜墨如金的道理”。

接棒滑稽剧团，一往无前

2000年，又是一个继往开来的龙年，上海人民滑稽剧团的老团长退休，接力棒被交到了王汝刚的手里。刚刚接到任命时，王汝刚内心有点抗拒——当时的滑稽剧团，戴着国营的帽子，经济上却缺少支持，四个字“自负盈亏”就让他感觉喘不过气来。“当时国家单位福利是蛮好的，退休工资、员工福利、家人医药费都有保障，但这也意味着一分一厘都要靠剧团自己挣出来。”王汝刚记得当年退休的老艺术家们也会经常回来看望大家，帮忙出主意，临走时总会留下一句话：好好做，我们的退休工资全靠你们了——这更让他感觉压力山大。

他接下了这个重担，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：“艺术上可以挑担子，而管理上希望琐碎的事情不要太多。”于是他有了自己的常务副团长。“回想起来，当时虽然压力山大，但有两个有利条件还是给了我们很大鼓励，第一是团结——我们剧团演员都非常团结，经常在一起民主协商，大家都支持我的工作，能够抱成一团；第二是文化市场兴旺，滑稽戏受到观众喜爱、捧场。靠着这两个有利条件，我们放眼长三角，像上山下乡一样，自己到处去寻找演出市场。同事们都笑说我们好像户口不在上海一样，一年最多的时候创下过演出700多场的纪录，等于每